

# 從黃國彬先生《恃強凌弱，以眾暴寡》一文說起

胡蔭亭

紐約市教育局考核署

黃國彬先生〈恃強凌弱，以眾暴寡〉一文內容豐富<sup>1</sup>，博覽群典，引人深思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作品。筆者讀後有一點聯想，不揣冒昧提出，希望得到專家的指正。

黃先生提到「從容」、「溫馴」、「便秘」三詞讀音在普通話裏的變化，也提到香港播音員把「模擬」讀成「無疑」的問題。他認為語言發展的規律，是強勢壓倒弱勢，但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強勢讀音的由來。

在我看來，這四個詞讀音的改變，總的來說似乎是「未知」套用「已知」的結果。但在細節上，卻有一些不同。現在分別說明。

從容 「從」字是破音字，在普通話裏讀 *cóng* 和 *cōng*，在廣州話裏讀「松」和「鬆」。後讀在現代漢語裏只在「從容」一詞裏出現，而且沒有辨義作用。讀音是 *cóngróng* 的詞，只有「投筆從戎」裏的「從戎」一個，而「從戎」是動賓短語，不易與形容詞「從容」混淆。還有，「從容」只是書面語，不常在口語裏出現。普通話多用「不慌不忙」或「鎮靜」，廣州話用「滋油淡定」等詞來表達「從容」這個姿態。因此，一般人除了由老師教以外，是不會知道「從容」應該讀 *cóngróng* 或「鬆容」，而不是讀 *cōngróng* 或「松容」的。由此可見，「從容」發生音變，自是理所當然的。和「從」類似的還有「縱」。「縱橫」一詞在普通話裏的讀音，本來是 *zōnghéng*，現在卻變為 *zònghéng* 了。這似乎也是因為「縱橫」的「縱」是文言，雖沒有讀 *cōng* 的「從」那麼冷僻，但在口語裏仍然很少用，多是說「直」而不是說「縱」。但讀 *zōng* 的「縱」，卻在「放縱」、「縱使」等詞裏較為常用，所以 *zōng* 也就歸併 *zòng* 了。

溫馴 「溫馴」在普通話裏演變的原因似乎是「馴」被「訓」同化了。這可能是都市化的結果。近幾十年來，中國大都市裏的人與動物愈來愈生疏，對「野」和「馴」的概念愈來愈陌生，因而「馴」字在普通話口語裏就愈來愈少用。通常在都市裏會用「馴」來形容的動物，就只有貓和狗。由於種種原因，直至八十年代，大陸城市裏的貓狗一直很少。因此。「馴服」、「溫馴」、「馴良」等現在都變成了書面語，在口語要表達這些概念時，就多

1 黃文發表於《中國語文通訊》1998年6月第46期。

把動物人格化而用「聽話」或「順服」。相對地，「馴」卻是常常在口語裏出現，如「教訓」、「訓練」等。更加上兩字只是一調之別，所以「馴」合併於「訓」，也不用大驚小怪了。由於都市語言通常是強勢語言，詞典編者自然會採取xūn來作「馴」的讀音。「馴」在普通話裏的命運，可以和廣州話比較。香港的貓狗一向很多，「馴」還相當常用，如：「唔使驚，呢隻狗好馴㗎。」（不用慌，這隻狗是很溫馴的。）還有，在廣州話裏，「馴」和「訓」聲母、韻母、聲調全都不同，難以被同化。所以，「馴」字的讀音並沒有起變化。

便秘 「秘」本是幫母字，但不知從那時開始，在普通話裏聲母卻發生變化，由b變成了m。這個音變並沒有在廣州話裏出現，以致說廣州話的人聽見mimì時，有時會誤解為「密密」。「秘」在普通話裏音變的結果，是除了姓氏、「秘魯」、「便秘」外，通通都讀mì。「秘魯」還讀bílǔ，是因為受外語發音的規範。姓秘的人還是姓bì而不是姓mì，因為「秘」對他們而言是「常用字」，所以不跟潮流，保留古音。例如姓「費」的廣東人姓「臂」不姓「肺」，沒有隨眾把幫母變為敷母。又如廣東人娶的是「新抱」而不是「新婦」，也是幫、滂、並、明在常用詞裏沒有變成非、敷、奉、微的結果。至於為甚麼「便秘」直到近幾十年還是biànbì而不是biànmi，筆者才疏學淺，又非北方人，所以不得而知，反而對biànmi變成了biànmi倒有一點淺見。雖然筆者不是北方人，但卻可以想像「便秘」是婉詞，是不常用的口語。那麼不慣用這個詞的人看到了「便秘」，自然會把這個「秘」與「秘密」、「秘方」裏的「秘」看齊而同化為mì了。

模擬 「模擬」讀成「無疑」純粹是粵語現象。「模擬」在普通話裏並不冷僻，但對說廣州話的人，卻是深奧的書面語。廣州話一般用「學」來表達「模擬」這個動作。「擬」不是廣州話，所以不熟悉的人驟見這字，就難免見邊讀邊，把「擬」讀成「疑」。與此類似的，還有「捩」。「轉捩點」在廣州話裏應讀成「轉列點」，但因為「捩」字是文言，太冷僻了，除了在書面語「轉捩點」一詞裏，絕對不會碰到。一般人讀到這詞時，自然會把「捩」與「淚」看齊而讀成「轉類點」。

從以上的討論，可以看到這四個詞的音變都是把已知讀音套用在未知讀音的結果。黃國彬先生對這些音變潮，雖然覺得不自在，但基於語言學家的素養，總是不能口誅筆伐的。我個人在這方面的看法，是要把書面語和口語分開。若是一個詞只是書面語，尤其是「從容」、「轉捩點」那類，「正讀」只在一兩個詞裏出現，同化後又不會引起歧義，那就大可把「俗讀」扶正，把「正讀」廢除。至於把「模擬」讀成「無疑」，卻是另外一回事。單從與「無疑」同音一點上，就應把播音員狠狠地訓斥一番，何況「擬」字在書面語裏常會碰到——「擬人」、「草擬」等等，在普通話口語裏也並不罕見，要是不曉得怎樣讀這個字，只能是文化程度低，居然還敢跑去做播音員，那就絕對不能原諒了。

至於廣東人見邊讀邊的習慣，筆者卻不認為是陋習。只要在口語裏不用，見邊讀邊後又不會引起語義含混，把讀音同化也是無傷大雅的。有些學者動輒引用《經典釋文》、

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來支持傳統讀音，見邊讀邊的人更可以引諧聲偏旁來作護音符。既然兩個字的聲符一樣，那樣在造字時代，自是讀音相似或相同。如此說來，見邊讀邊豈不是很有「古風」嗎？

話雖如此，筆者還是希望詞典不要太隨眾。因為我自己對讀音的原則，是待人以寬，律己以嚴。所以翻字典找讀音時，是要找傳統的讀音，而不是要隨眾。不然，為甚麼還要去翻字典？儘可把見邊讀邊發揮得淋漓盡致也就算了，只剩下一堆無邊可循的僻字，如「𪗇」、「𪗈」之類，還要光顧字典而已。

這裏順便提提粵語正音。這當然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尤其是面對廣州話語音分歧的語言事實，到底應該怎樣處理。例如到底分不分n和l，合不合零聲母和ŋ？我認為最好是寧繁毋簡。這也是《切韻》編者的原則：兩個韻如果在某方言是分的，而在另一個方言是合的，就保留作兩個韻。在廣州話裏，分n、l倒容易，只要參考普通話就行了。至於零聲母和ŋ，有些學者覺得相當困難。饒秉才等編的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就乾脆取消了零聲母，這使分這兩個聲母的人覺得十分不舒服。詹伯慧先生在〈廣州話審音工作的進展〉<sup>2</sup>一文裏，報告廣州話審音委員會的原則，是陰調用零聲母，陽調用ŋ。這比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的做法令人更易接受，但仍然是不合語言事實。我家所講的廣州話，是分零聲母和ŋ的，而我們是把「歐」(eu<sup>55</sup>)和「鉤」(ŋeu<sup>55</sup>)對立的。不知道為甚麼審音委員會沒有調查分零聲母和ŋ的人的發音。我覺得不論是聲母還是韻母，如果還是有人分的話，最好就像《切韻》一樣，仍舊保留分別，不要合併。唯其如此，《切韻》對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研究，才会有那麼大的價值。

\*本文承蒙倪雅樵女士多方指正，筆者在此謹謝。